

一份越级报告和1703个“黑人”的命运

本报记者 刘袭

编者按：

户口，中国人的基本身份象征。有户口，似乎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就像他（她）应该有健全的身体一样。

然而，在万宁市一些偏远山区乡镇，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的人生因为没有户口而变得残缺，并且因为这样的残缺而饱受生活的艰辛。这种艰辛是有户口的人很难想象到的。这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“黑人”，在当地有1703个之多。

从今年4月起，万宁市“黑人”的命运得到改变。记者在调查中欣喜地看到，补发户口后的偏远山区群众，都能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和入学、医疗、养老等惠民政策，其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，民主选举等公民政治权利充分享受，成为海南幸福家园的主人。



11月2日，茄新村补办了戶口的大人、小孩，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前的空地相聚，喜笑颜开。

11月4日，万宁市东澳镇龙山村委会岭仔村，市公安局户政股股长黄好明和东澳派出所所长张哲，把新戶口簿送到村民吴学挺的家里。吴学挺急切地翻看，戶口簿上，新添加了他9岁大女儿吴丽萍、6岁小女儿吴丽芳的名字。憨厚的他咧嘴笑了。

林妮是乐东利国镇抱告村的黎族姑娘，“我16岁结婚，村里的小姐妹结婚都早。”她在乐东老家摆了酒，在岭仔村摆了酒。没有到民政局开结婚证。她没到结婚的法定年龄，想开结婚证也开不了。

生大女儿时，林妮是在龙山村里卓亚三医疗所生的，是私人诊所，没有出生证。小女儿倒是在万宁市人民医院出生的，也没有出生证。林妮说：“我没有超生。”但没有结婚证，就拿不到准生证，没有准生证，就拿不到出生证，没超生医院也不给出生证。

黄好明说：“结婚证、准生证、出生证缺一不可，缺了，就办不了户口。”

大女儿出生时，吴学挺和林妮是小青年，不拿戶口当一回事。到了女儿生病和上学时才急上火。吴学挺说：“没有戶口，看病没有报销，不能免学杂费，领不到免費的课本。”

吴学挺一家4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，屋里只有2张铁架床，一台21寸旧电视机，像个古董摆在一角。

客厅墙上挂着渔网，吴学挺说：“我打鱼养家。”

张哲说：“两个女儿看病能不能报销，能不能免了学杂费、领到免费的课本，是他家的大事。”

吴丽萍、吴丽芳是今年万宁市公安局补发戶口的第1702个、第1703个“黑人”。

越級報告

陈海英要求市政府补办村里“黑人”“黑戶”的戶口，解决历史遗留难题

今年38岁的苏丽霞虽然皮肤黑一点，但打扮年轻，穿连衣裙，眉毛纹得又细又黑，染了淡黄的头发。她灿烂地笑着：“女人天性爱美。我买几块钱一瓶的染发剂，自己染的。”

万宁市礼纪镇茄新村委会支部书记陈海英，穿白衬衫外套职业装，50岁了，像城里职业经理，“我们要打扮得时髦一点，不要别人会认为我们傻。”

记者看到，她们穿着和万宁市区的妇女一样大方漂亮。

但在今年4月初，苏丽霞笑不出来，倒哭得出来。

苏丽霞的女儿高彬12岁、儿子高元庄10岁，都是“黑人”。

陈海英说：“村民认为小孩生出来了，反正政府会管，不把戶口当回事。”

陈海英在村里还有一个职业：接生婆。“我读过万宁卫校，当过赤脚医生。她的女儿和儿子，好像都是我接生的。”

女儿高彬在思源学校读书，老师问她：“你为什么没戶口？回去问你妈在干嘛？这麼久不给你办戶口。”老师也烦，没有戶口学生

“你为什么没戶口？”

“老师也烦，没有戶口学生

“你为什么没戶口？”

“老师也烦，没有